●管继平　■文人尺牍(四十六)

梅边且喜春风近

——梅兰芳致陈毅

写字对于过去的文化人来说,基本上就是看家的本领,吃饭的家什。其实也不一定是纯粹的文化人,哪怕只是与“文”沾一点点边的也算,诸如打官司的、算帐的、唱戏的,几乎都是能动动笔的,因为那也是过去文人的“面子工程”。如唱京昆的几大名角,也无一不是能书擅画的,绘个扇面题个册页什么的,皆拿手好戏,且格调不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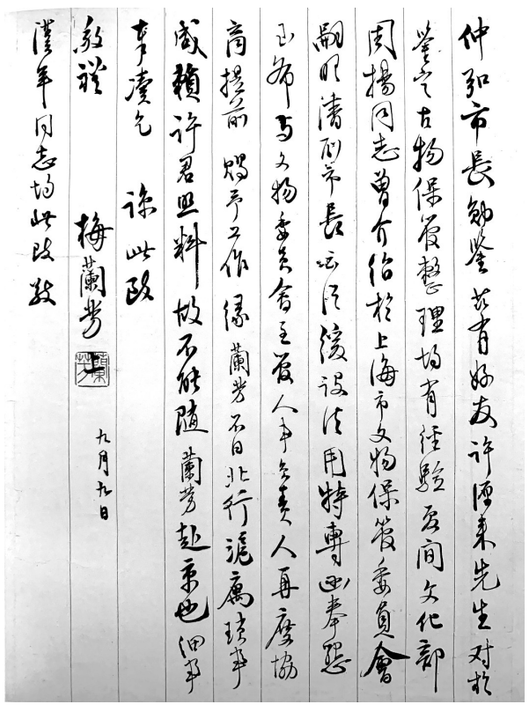
出身于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先生,就是一位书画俱能的京剧大师。他的祖父梅巧龄,不但是一位京剧名伶,也喜收藏汉碑拓本,工八分书。父亲梅竹芬,唱青衣花旦,能绘兰草,据云有板桥遗风。生在这样一个艺术之家,尽管用过去的话说只是一名伶人,但梅兰芳却非常注重一位艺术家的综合素养。他认为不论演员或剧作家,都必须努力开拓自己的眼界。除了多看多学多读,还可以在戏曲范围之外,去接触各种艺术品和大自然的美景,来多方面培养自己的艺术水平。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,他天生就爱好传统的书画艺术,喜欢和一些文人书画家交往。不论是在京城还是上海,他先后相过从的书画名流不计其数,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姚茫父、陈半丁、汤定之、陈师曾、叶恭绰、吴湖帆、张大千等,梅兰芳或虚心请教,或相互切磋,交情皆非同泛泛。梅兰芳自己得闲亦时常操觚染翰,乐此不疲。据说他画梅兰,得陈半丁指授;工笔人物画,则从姚茫父得益,虽然其绘画以扇面册页以及二三尺幅的小品为多,但花卉、人物倒也画得清雅有致,颇得传统之矩度。

许多人应还知道的一则故事,就是梅兰芳专门拜过齐白石为师。那是一九二〇年秋,五十八岁的齐白石正“北漂”不久,因好友齐如山之介,他来到了梅兰芳前门外的北芦草园。时梅兰芳虽仅二十多岁,但他唱的戏却已名动京城,但凡有他的演出,戏迷们竞相出动,所谓“万人空巷看梅郎”,一时传为佳话。齐白石对那次与梅兰芳的初次相识,印象既深且佳。他曾在回忆录中述说此事,说“兰芳性情温和,礼貌周到,可以说是恂恂儒雅”,并说“当天兰芳叫我画草虫给他看,亲自给我磨墨理纸,画完了,他唱了一段《贵妃醉酒》,非常动听。同时在座的,还有两人: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,跟我也是熟人;一是福建人李释堪(宣倜),是教他作诗词的,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朋友”。

梅兰芳的书斋名叫“缀玉轩”,后来齐白石有诗记之:“飞尘十丈暗燕京,缀玉轩中气独清。难得善才看作画,殷勤磨就墨三升。”据有些文章称梅兰芳当日是拜了齐白石为师的,齐白石受宠若惊,连说:“使不得也!你这么有名,能叫我一声师傅就是抬举老夫了,怎敢受你叩拜之礼?”但梅兰芳坚持举行拜师仪式,行了跪拜大礼。不过,这则“跪拜”轶事我在齐白石的年谱和回忆录中均未见文字实证,也许有演绎的成分。不过,以梅兰芳的谦谦之风,对齐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一定是毫无疑问的。此“拜师”事后多时,一次齐白石应邀出席京剧演员姚玉芙的婚宴,来宾皆西装马褂的名流贵客,而一身布衣的齐白石似乎显得有点寒碜,既无人相识也无人搭理,正当其万分尴尬之时,忽闻梅郎驾到,大家蜂拥而上,握手问候。而梅兰芳此时恰好瞥见了一旁孑然的齐先生,遂拨开人群,迅速趋前向齐先生问候致意,其恭敬之状让众人大为不解,但让齐白石大为感动。回家后感慨万分,专门画了一幅《雪中送炭图》赠给梅兰芳,画上题诗道:“记得前朝享太平,布衣尊贵动公卿。如今沦落长安市,幸有梅郎识姓名。”

顺便说一句,湘绮老人王闿运先生曾批评门人齐白石作文还行,写诗则是“薛藩体”。齐白石闻之虚心接受,痛下苦功,虽仍未改其诗的通俗之状,但他诗中的质朴自然之风,往往也是别有意趣,与他的书画印相辅而成“四绝”,在格调上确是非常和谐一致的。

再观梅兰芳,虽不擅印,但诗书画“三绝”皆能。其书与绘画相比,或许略逊一筹,然而也绝非俗格,自有一番清朗的书卷气蕴涵其中。我们可从梅兰芳的一些题画书法看出,他的字隽秀挺拔,规矩整饬,主要专攻于小楷与行书,诸如《乐毅论》《兰亭序》《黄庭经》《洛神赋》等二王法帖,想必都有涉猎。几年前上海档案馆曾出版披露了一批名人信札,由于这些书信尘封已久,大多皆首次公开。其中就有梅兰芳致陈毅市长



(仲弘)的一封信,不仅书法漂亮,就内容而言,也显示了梅兰芳忠厚负责的人品。信不长,照录如下——

仲弘市长勋鉴:

兹有好友许源来先生,对于鉴定古物、保管整理均有经验。夏间文化部周扬同志曾介绍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,嗣晤潘副市长,云从缓设法。用特专函奉恳,至希与文物委员会主管人事负责人再度协商,提前赐予工作。缘兰芳不日北行,沪寓琐事咸赖许君照料,故不能随兰芳赴京也。细事奉渎,乞谅。此致

敬礼

梅兰芳 上。　九月九日

汉年同志均此致敬

这是一封代人求职信。过去人求托办事,写信是最佳的沟通方式。一则可以措辞委婉雅致,不失礼仪恭敬;二则如果对方面有难色,也不会有面对面的窘迫或难堪;三则即便遭拒,也可从容退却,不至于落荒而逃。

当然,梅兰芳发出此信,自然有八九分的把握,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尴尬。时为一九五〇年,梅兰芳受周恩来总理之邀,即将出任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两院院长,拟全家迁回北京,定居护国寺街一号。在离沪之前,他必须将有关事务妥善安排好。而这位“好友”许源来,即是许姬传的胞弟,出身书香世家,自幼受家庭的影响,诗书之外,皆嗜收藏。兄弟俩与吴湖帆、张珩等一些南北收藏大佬都有交往,虽谈不上也是大藏家,但对文物鉴赏却很内行,所以梅兰芳很有分寸,只称其“对于鉴定古物、保管整理均有经验”,并未有其他的夸大说辞。由于许家哥俩兄弟怡怡,感情至深。自一九三一年许姬传与梅兰芳合作,成了专职秘书之后,梅兰芳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演出,许姬传均随同在侧,形影不离。他们情同手足,保持了一生的情谊。而许源来作为许姬传的兄弟,自然也会参与其中,殷勤往还。如今梅兰芳北上定居,许姬传必然同行,大哥与梅先生都走了,留在上海“看家”的许源来必定有所不便。于是梅兰芳援笔驰函,请陈毅市长帮忙安排市文保会一个闲差,每月可得二三百元的收入,生活消费当可确保无虞了。

因为此事梅兰芳曾拜托过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,可能周将此事又转到具体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手里,潘虽同意,但云“从缓设法”。然而梅兰芳北行在即,估计已经盼了一段时期,实在等不及了,只得径自给陈毅市长写信了。

此事陈毅市长如何回复并安排,我一时未查到相关信函,暂不得而知。尽管许源来的知名度十分有限,市长肯定听也未听说过,但以梅兰芳的面子,以陈毅市长一贯重视和照拂文化名人的作派,想必给安排一份差事自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果然,前些时我在一份档案中读到许源来一九七九年逝世时,即属上海博物馆的编制,博物馆还为他“文革”期间所受的冤假错案平了反。由于上海博物馆当时隶属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,本就是一家单位,可见梅兰芳当年向陈毅市长推荐的事,必然是妥妥地落实了。

梅兰芳有一本畅销书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,开创了艺坛大师口述回忆录的先河,五十年代出版后风靡一时。我们都知道此书是由梅兰芳口述、许姬传撰写的名著,但我们却不知此书还有一位“幕后英雄”,就是许源来。这些文章最初在《文汇报》连载时,也就是梅兰芳刚到北京不久,每天应付各种会议和演出之后,利用晚上休息前的一段闲暇,梅、许两人晤对合作,一说一记,第二天许姬传修改好稿子让梅兰芳过目,梅兰芳也会作些删改,然后再寄给上海的许源来润色,定稿后由许源来转交文汇报的编辑黄裳先生发稿。许姬传后来在一组《梅边琐语》的文章中曾提及此事,说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刚开始写作时,梅兰芳专门叮嘱过许源来,说:“我和令兄在旅行演出中开始写这部书,初稿是比较粗糙的,寄给你整理。几十年的事,我的回忆不一定准确,我的老友冯六爷(幼伟)、吴二爷(震修)、许伯老(伯明)……都在上海,请你找他们仔细核对,还要参考文字资料。这一道工序是很复杂的,请您多多偏劳。”

梅兰芳做事向来细致严谨,一丝不苟。这些“梅边”人物都深有体会。而且梅兰芳十分低调谦虚,许姬传将写好的文章呈他看时,凡遇到别人赞美梅兰芳的句子,梅在看稿时都会删掉。有一位英国戏剧专家潘乐德,在谈到他看四大名旦的戏后,有一段赞美梅兰芳身段的话,许姬传写出后,被梅兰芳朱笔一勾,全删了。为此许姬传很是不悦,但梅兰芳却诚恳地对他说:你写的虽是事实,但我们的同行看了,会疑心是我们在借外国人的话来抬高自己。这样对你我都不好,请体谅我的心情,尽量避免自我宣传。

然而做事严谨归严谨,待人则绝对的真诚大度。一些与之交往的好友,或像许家兄弟这样的“梅边”诸友,皆有如沐春风之感。在北京担任京剧院院长期间,为梅兰芳开车的司机虽有工资,但因家小多负担重,梅兰芳总会给予额外的关心,不光是吃饭时为他添一双筷子,有时晚上演出完送回家,家厨准备了宵夜,梅兰芳也必定留司机一同吃了再回。偶有一次,梅兰芳听说司机的妻子长期有病,医药费也不堪负担,便悄悄塞50元给他,此后就每月塞两次50元,并关照“对谁也不要说”,这一塞竟塞了11年。文前曾提到的李宣倜,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,民国时任过国务院秘书,人称“李三爷”。梅兰芳少年时登台唱戏崭露头角,李宣倜大为赏识,还帮梅兰芳修改过唱词。梅兰芳15岁那年染上了白喉病,但为了生活仍每日带病演出,就是李宣倜爱才心切,阻止了这样的冒险行为,他每天拿出八吊钱给梅兰芳的祖母作生活费,让梅兰芳养好病再登台。从此,他与梅兰芳结下了生死之交。然而抗战后,由于李宣倜曾在汪伪政府任过职而沦为汉奸,此时梅兰芳已名满天下,但“李三爷”却蜗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穷困潦倒,往年阔时的朋友早已星散,唯有梅兰芳从不避嫌,每月派人送上200元生活费,雷打不动。而且梅兰芳每次来上海,必照常宴请“李三爷”,尊若上宾……

我总以为,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,还不仅只是专业上的天赋异禀,在为人行事上也同样具有超乎寻常之处。梅兰芳的谦逊低调、乐善好施的为人,是有口皆碑的,其情商之高,也是无人可及的。我看过好多人的回忆文章,几乎都说梅的好。我想,梅兰芳唯一“丢分”的,恐怕就是在孟小冬身上了。这是人生的遗憾,也许他有难言的无奈,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●杨祖柏　■一印一话

『犹抱琵琶半遮面』

近年,“公示”已成为展览评审不可或缺的环节。无论是省市展,还是国展都视为一项重要工作,目的是为了让展览评审更公开、更透明、更服众。

不过,笔者觉得目前这样的“公示”还是有点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味道,只见“琵琶”不见“真容”。公众看到的仅仅是入展名单而已,不知晓作品如何?可能也没有人能够通过名单知其所以然的。就是知道某个名字,也不敢肯定就是他?因为有不少同名同姓,所以,还得了解其作品,否则,谈何容易?何况从古至今流传着一句话:“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。”

“公示”作为展览评审与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,但是,“公示”不是“公告”,不能把严肃的“公示”当作一般的“告示”;“公示”也不是“告示”,因为不是评审的最终结果,而是要通过“公示”让公众知悉相关事项,便于监督。社会公示应具有三个因素:一是基本内容与信息的公开;二是方便公众知晓与监督;三是公示结果的有效性。这就要求“公示”的内容与过程需完整,公示的项目不能“缩水”。展览“公示”也是如此,应该把拟展的作品一起公之于众。

记得去年国家在决定表彰“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”时就做得到位,对百位贡献者进行了详细公示,将每位的年龄、籍贯、现在单位、事迹等都公示于媒体,大家一看就明白,也不会去猜想他是谁?他是干什么的?有什么贡献?对有异议者公众可通过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方式反映,这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。

对于“国展”,可以说这几年中国书协在评审机制上有着大幅度的改进,严格的评审制度和评审程序使“国展”环境在不断净化,风清气正的氛围也正在形成。可为什么依然有个别作者游走于评审规定的边缘,从十一届国展、三届篆书作品展、六届妇女展、四届青年展、八届楹联展、四届草书展、四届隶书展、二届行书展、三届册页展、二届大字展等,多少都出现过作假,或代笔,或抄袭,或剽窃的现象。笔者以为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做到完全公开,如果将作品一起公示,可能会阻止或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。至于,采取抽检的办法,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的,是否有“漏网之鱼”就不好说了,应该明确什么条件的作者必须实施现场测试。同时,对测试发现的问题和举报查实的问题,应公布其“大名”,安民告示,确保“公示结果的有效性”。如果发现问题却用一些数字或“个别人”这类模糊概念告知公众,势必会助长个别人的侥幸心理,也达不到教育人。所以,展览公示不能停留在“半遮面”的状态了。

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作为一个审美意识来表现其含蓄、朦胧、神秘是可以的,但作为“公示”就不应该了。当然,一个展览的入展数量不少,多则千件,少则二三百件,公示作品可能会给评审委带来不少工作量,编辑制作也会耗费很多时间。但是,不能因为有“难度”,就让“公示”简单化,这样的“公示”将失去其原本应有的意义。“公示”是一种评审机制的创新与进步,要确保展览评审的公信力与执行力,应该这样做,也需要这样做。

张铭篆刻:犹抱琵琶半遮面

●夏宇

篆刻之线条

在《裂变印,新派否》一文中之裂变印,这仅为篆刻之形式表相。而真正能支撑篆刻的根本,我认为是篆刻的线条,线条之优劣直接影响到作品之优劣。

四十多年研学书法篆刻使我对篆刻线条有了一丝认知与感悟。

判断篆刻线条之优劣,首先须了解构成篆刻线条的两个基本要素——线质与线性。(对于线条的线质与线性以前篆刻学未提及,这仅为我个人愚见)

那什么是线条之线质与线性呢?

线质,是指篆刻线条的视觉质量。

其视觉表现为:线条是否有厚重感(线条视觉堆累的立体感)、是否有弹力(线条中蕴藏有视觉势能)、节奏是否有变化(线条的粗细起伏或形断意)、线条刀感是否鲜爽(线条的爽利与鲜活度)、是否具有凝涩度(线条的毛涩凝结感)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视觉感受。

线质之优劣可分为朴厚与单薄、丰满与臃肿、爽挺与脆弱、古拙与甜俗、凝涩与轻滑、灵动与呆板、老辣与稚嫩……

线性,是指篆刻线条的视觉特性。

综观古印,每一类印都有自己的线性视觉特征。玉印有玉印特有的线条特性,同样烂铜印、汉凿印、将军印、盘丝印、流派印、古陶印、滑石印、瓦当等,以及印外之线性甲骨文、古铜鼓纹、鼎器金文、钟表游丝线、枯藤线(书法线性)等,各自皆具有独特的视觉特征。

我个人以为各种线质与线性的不同组合,可形成不同的篆刻线条,线质差则线条弱,线性无则线条无特性。

作为篆刻创作者唯有充分理解线质之优劣与线性之特征,再通过自己刀法的实施,逐渐形成自己的篆刻线条语言。如不能形成自己的线条特征,那印人终将是印人,成印家、大师则难矣。

因为,古今篆刻大师其线条无不异于常人。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家摭谭(二十八)——朱屺瞻

2013年,我在上海图书馆作过一个讲座“书画艺术与养生”,我自然会讲到海派著名画家朱屺瞻105岁的例子,还讲到黄公望86岁,文徵明89岁,刘海粟98岁,齐白石93岁、黄宾虹92岁……这些书画家为什么这么长寿呢?因为作书能养气,也能助气。朱屺瞻曾经讲过大意是这样的话:静坐而作书数十字或数百字,便会觉得矜躁俱平、烦闷具消;若能行书、草书任意挥洒,宛若纸上音乐和舞蹈,直至痛快淋漓之时,自然可觉精神焕发。用朱屺瞻的话说,就是只要一拿起笔,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。

朱屺瞻(1892-1996),出生于江苏太仓浏河新镇的一个富商家庭,名增钧,号起哉、二瞻老民。斋名:梅花草堂、癖斯居、养菖蒲室、修竹吾庐。祖父长熠公,字湘舟。业商,有儒行,性沉默,设集善堂,立七义祠,于乡里多善举。父亲朱大坤,克承祖业经营酱园,一生亦乐善好施。母施氏,浏河镇儒商施莲史之女。约在抗战胜利后,朱屺瞻自号“起哉”。十四岁时,先生得舅父支持,入宝山县学堂读书。其间常作画给上海《时报》投稿。十七岁时,朱屺瞻毕业于宝山县学堂,考入上海实业学校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。亲得校监即校长、著名国学家唐文治的教益。其间,朱屺瞻除了学习课程之外,仍不断自习作画。唐文治告诫他:“习字作画,点划皆须着力,切忌浮滑。”这成为朱屺瞻日后习书作画的旨要。新中国建立后,朱屺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、西泠印社顾问、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、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。朱屺瞻画风老辣,自成一体,著有《朱屺瞻画集》《癖斯居画谈》《朱屺瞻画选》等多种,作品被海内外多家博物馆、美术馆收藏。1995年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公署内建造了朱屺瞻艺术馆。

陈传席教授认为,朱屺瞻的画很好,但是文化底蕴不足,笔下缺少内涵,缺少韵味,留下的只是率意,粗简,苍老,但尚不流俗(见《画坛点将录》)。今观朱先生的书法,也有率意,粗简,苍老等特点,但并不缺乏韵味。朱屺瞻受过规范的传统教育,青少年时代,唐文治就授他以书法,一开始就临摹汉魏碑版。四十岁后因喜爱金冬心又开始学他的隶书与漆书,为时甚久,写得十分肖似。后有友人说冬心体与他的画风不合,他从善似流,开始学颜(真卿)学米(芾),二位古贤雄健沉着的书风与老人豁达的个性及雍容的气度不谋而合,他稍稍涉猎便心手贯通。他买过不少米帖,未必都死死临摹,而是读多于写。他八十以后豪迈任越,苍浑淋漓的画风,很难排除颜米书法对他的影响。心手两畅的用笔,让他领略了画中书法意味的美妙。九十岁后,他开始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地苦练书法,临米帖、临杨凝式、甚至临明代陈献章的行草,为了写出陈献章书中豪强的趣味,他还请人特意定制了陈氏惯用的茅龙笔。每天站着临书一个多小时,坚持多年,绝不间断。谁能相信这是一个百岁老人的日课。可惜,朱老从不认为自己写得好,从不承认自己是个书家,几乎是随写随撕,不愿保留。所以朱屺瞻的书法作品存世并不多。丁羲元曾云:“朱屺瞻先生的书法——过去很少有编者提及甚至并不为人所注意——他自己固然不以书家自鸣,但其实确是海上名家。”此言真也。朱屺瞻的书法,以厚重朴茂,平和真率,古拙天趣,老而愈壮的卓具风格而横绝艺坛。他的书法功力极深,北碑南帖,隶古行楷,他在方圆之间,不倦挥写。他的书法主要表现在大量的绘画题识中,也有不少书幅和对联,别具风采。他更追求朴茂自然,一如其人品天性。他喜爱古朴的书风,类如沈石田和齐白石等古今大家,直至晚年,他的画室中,仍见挂着齐白石的一幅隶书对联:“醮雨土坛高,纪年石阙迥”。他的一生似乎与白石为友。他从年青时就注意用笔之法,握笔紧劲,悬腕中锋,为中国书法千古不磨的法则。屺老的书法,其风格个性审美,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,一是从书法而论,其本来的特点,一是其书画结合之中,所呈现的相得益彰和整体美。因此可以就此论之。我生也晚,所见多为屺老晚年的书画,但也正是他攀登到顶峰的黄金岁月,所以也正是其书画融合最高境界的见证。

朱屺瞻对书法的悟入,明显影响了他的绘画——特别是他的晚年绘画。纵横跳沓的行草笔意始终流动于他的腕底,朴茂苍辣,浑厚沉着,是他心力也是他笔力畅达所致。反之,老人将近一百年对绘画的实践与其宇宙观、艺术观同样渗透于他的书法。他晚年早就从文人的书道中跳出蹊径,与石鲁、李可染一样,以画家的角度审视、化育自己的书法,不求好而自好。不过,朱屺瞻的书法显得更传统些,因此也更从容和大度些。既无凄苦寒俭之趣,亦无狂怪惑众之态,出奇而守正,与他的山水花鸟画同一格局。关山月论及朱屺瞻的书画时,曾说:“屺老的画之所以笔力雄健,也同样得之于他的书法功力。他初学颜楷而后广泛涉猎魏碑,他把魏碑的奇趣注入笔下,使他的书法苍劲雄健、凝重沉着而又藏巧于拙,淳朴古雅,以笔挥洒山水花卉,无论小至册页,大至寻丈巨幅,也不管是工笔还是意笔,线条纵横、圆劲奇逸,达到游刃有余的微妙境界,使得画面增添了魅力。”关山月的这一评论是颇有见地的。但关山月所说朱屺瞻学书是“先颜书后魏碑”,与朱屺瞻自述学书是“先魏碑后颜书”有些出入。朱屺瞻自述云“余爱汉魏碑体书法,友人告以碑体不宜题余画,然后改学米南宫,后来又觉米体不如颜字厚重,余开始临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与《争座位》两帖,始知画从书出,方得厚重、朴拙、流畅自如。其书法难度较画更深一层,余于此道不逮,尚再深造也。”两相比较,当以作者自述为准。

“书圣故里·中国临沂”中国书法临书大会征稿启事

一、举办单位(略)

二、组织机构(略)

三、征稿要求

1. 投稿范围

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均可自由投稿,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。

2. 作品要求

(1)书法与篆刻均可投稿,包括临摹与创作两部分。

(2)临摹作品,限定古代经典作品(清代及清代以前)。

(3)创作作品,内容要追求真善美,传递正能量。

(4)书法作品:临摹作品要求保持相关文字内容相对连贯完整。创作作品风格须与所临经典相对应,保持明显的取法渊源关系,是对所临经典的学习、思考与升华。

作品规格、要求:作品应在六尺整张以内,即:高不超过180cm、宽不超过97cm。手卷作品高不超过35cm,长不超过248cm。册页作品每页长宽不超过40cm,页数不超过12页。所有作品请勿装裱(册页除外)。不符合要求者不予评选。

(5)篆刻作品:8—12方,边款不少于3枚。其中4方临摹作品、4—8方创作作品。请附所临篆刻经典作品复印件。创作作品要求与所临经典的元素基本一致,是对所临对象的学习、思考与升华。

印屏规格、要求:一律竖式,138cm×35cm或138cm×53cm。另附印蜕及边款一份用于入选后宣传、出版。

评审结束后,通知入展作者在指定时间内将一方指定原石邮寄至本启事收件处,该原石与投稿印屏一并出版、展出,展览结束后由临沂市美术馆收藏。

3. 投稿数量

书法:每种书体每位作者限投临摹、创作作品各1件;最多可投3种书体。

篆刻:每种风格每位作者限投印屏1件;最多可投3种风格。

4. 本次展览不收参评费,限于人力,恕不退稿。

5. 填写信息

(1)请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:作者真实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常用通讯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、作品名称、作品尺寸。

(2)为便于准确登记,及时联系作者,请认真填写《“书圣故里·中国临沂”中国书法临书大会投稿登记表》(中国书法报微信平台、中国书法杂志微信平台下载),连同身份证复印件、所临碑帖复印件、作品释文和创作内容使用的版本复印件,随作品一并寄出。

四、评审(略)

五、展览与出版(略)

六、作者待遇

1. 向入展作者颁发证书。

2. 向入展作者赠送本次展览作品集1册及价值1690元《中国历代碑帖技法导学集成》一套(60册)。

3. 综合评审前60名作者,非中国书协会员,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条件之一。

4. 综合评审前60名作者,有机会入选方正字库。

5. 向综合评审前60名作者发放作品收藏费1000元(税后)。

七、征稿日期

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征稿,至2019年7月31日截止,以当地邮戳为准,逾期投稿作品不予受理。

八、收稿地址

收件地址: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滨河路10号临沂市美术馆(书圣阁)

收件人:梁永 邵明阳

电话:0539—6379129

手机:19953965331